

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探寻教育本体论

张 兰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福建漳州 363105)

[摘 要]在长期工具理性培养目标下所产生的德性修养缺失和孤立原子式的个人,使人缺乏必要的社会性和利他心。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代,人们更加追求效率与成绩,似乎培养掌握先进技术的科技人才,求得谋生的技巧成为对教育的终极诉求。针对这种对教育的误偏,本文认为我们需要从社会发展中汲取经验与教训,更需要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重拾德性修养,回归探究教育的本质。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教育,不能只追求速度,教育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遵循教育自身的规律。

[关键词]教育;德性修养;儒家文化;利他心

[作者简介]张兰(1974—),女,河南开封人,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高校教育管理、金融理论与政策。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福建省教育厅省级一流课程(线下课程《审计》)(项目编号:闽教高[2023]22号)。

[DOI] <https://doi.org/10.62662/kxwxz0206021>

[中图分类号] G40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jkw1966@163.com

引言

基于建国后我国工业化发展道路所倚重的技术和效率目标,整个社会把人视为工具,培育了一大批仅掌握技术工艺的片面的人,成为“原子化”的孤立个体,丧失了“社会人”和“利他性”“公益心”等的人的本质规定,造成了社会上越来越多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以及“碰瓷”“躺平”等欺诈与消极的一些不良社会现象。当代,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大局之中,如何扭转教育方向的“舵”使之扭转长期沉浸于工具理性下教育的误偏,以适应新时代的大局?我们认为只有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探寻教育的本质,重拾人的德性修养,方能实现我国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事实上,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早已将人心道德修养作为教育的第一要义,并以“君子”人品道德为教育指向,通过普及天下的礼制教育来稳定社会秩序。与之同时期的西方,柏拉图也注重德性修养,他曾在《理想国》中指出,国家和教育机构达到了最大的统一。国家政府为了国家的安定与发展就必须掌控教育的方向。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台了关于教育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立德树人”为教育的首要任务,让我们看到了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已经拉开帷幕,以纠正我国早已

存在的教育内卷化和重知识与能力轻德性修养的现象。本文将试图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探求教育的本质,从而厘清教育应有的基本运行规律,为当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性指导。

一、问题的提出

封建社会的中国教育是以培养人的德性修养为第一要义。如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意思是年轻人在家要孝顺父母,出来做事要尊敬前辈,行为谨慎而有诚信,能够博爱众人、亲近仁人。这些都做到以后还有余力的话,就可以去学习文化知识了。可见,孔子的教育观是道德教育为首,文化知识的学习为其次。而且在儒家文化中,“天”被视为最高道德的化身,教育的最终目标是顺应天道,天下为公。如《泰伯篇》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对于三代时期的禅让制,人们无以比拟地称赞尧如同“天”一样的伟大,其制定的礼乐法制如同光彩夺目的上天一样公正。并且,“天”也是低调谦虚谨慎的化身。在《阳货篇》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意旨上天说了什么呢?春夏秋冬四季照样运行,万物照样生长。作为老师,“欲语无言”,而是要身体力行,身教重于言传。道德教育

的最高境界是达到“天人合一”的目标,这就是中国传统儒家“天人”教育观。

区别于东方儒家“天人”教育观,西方的道德教育是将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摆在首位,强调人对上帝的责任。可惜的是,到了中世纪,欧洲普遍丢掉了塑造人心的柏拉图道德科学,走向了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自然科学之路,也直接导致了欧洲走上了黑暗的中世纪。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理性指导下的自然科学之路,尽管使国家获得了军事技术的突破,却没有继承并发展柏拉图的道德知识体系,从而带来了近代欧洲崛起过程中的战争悲剧与社会恶果。正是在这些科学理性知识的帮助下,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爆发了工业革命,手工工场向机器大工厂转变,农业社会也随之转变为工业社会,人类的物质享受达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然而,近代欧洲的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的全球化扩张,在给世界人民带来了经济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对人类自身的毁灭性力量,成千上万的北美原住民与亚洲的文明人倒在了没有灵魂控制的军事技术之下。十九世纪以来,随着欧洲人的贪欲日益增多,商业利益矛盾也日益激化,科学技术带来的军事革命首先在欧洲、进而在全球掀起了灭绝人类自身的狂潮。

原本新技术发明与存在的目的是为人类生活生产需要与提升服务的。但是,自然科学的“单兵突进”并不能保证自动带来人类社会和谐美好的发展状态,甚至因缺乏必要的社会伦理约束与正确道德引导而摧毁人类文明的成果。因此,拥有“硬实力”的科学理性知识是人类社会发展、人类文明演化的技术前提,而且驾驭科学理性知识的德性灵魂更是人类文明延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在现代中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竞争进一步放大了本来就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周遭的人际关系与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于在网络技术浸润下长大的新时代青年,更钟情于网络中的虚拟世界和虚拟人际关系的交往,缺乏与真实世界的联系,对真实的自然界与真实的人感到陌生与冷漠,逐渐成为“孤立的原子式的人”。面对上述教育中存在的误偏,我们需要从过去的文化经验中探求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二、教育的本体论

教育是“教”和“育”的结合,是“教给”“授予”和“孕育”“自由发展”的融合,总起来是“教世间万物、育思想灵魂”的过程。其中,“教”是指前辈将生活经验传授给下一代,是“给予”的过程;“育”是指孕育新思想和萌发新自我的过程,是允许下一代探寻“自由发展”的过程。故而教育本身就蕴含着历史继承性,有“陈旧”的部分;同时,也孕育着下一代

新的生命人格,有“革新”的成分。由于人天生具有社会性,人需要在群体中生活才能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因此,“教育”本身就具有科学发展观思想,意味着社会适应性和继承发展性。教育首要的是培养人的社会生活能力,使人具有社会适应性,能够融入社会大家庭。因而,教育不同于服务,“服务”是以客户满意为中心,按照客户的标准而提供让客户满意的服务。而教育的对象则是能动的个性的主体,教育的实施是自上而下具有明确方向性。这一方向使教育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要推广与普及渠道,也是社会价值理念、文化传承、优秀思想的代际传递主要渠道。所以,必须由国家政府来掌控教育的“舵”。因此,教育不能任由受教育者来裁定教育给予的效果的良莠。

教育的拉丁文是“educate”,涵义是“生成”、是“从内到外的引出”,是指教育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将教育对象隐藏于内心之中的精神力量诱导出来,也可能会酝酿成巨大的精神力量,从而改变整个人的思想境界、然后改变个人的行为模式,成为“全新”的人。教育只能被“唤醒”,不能被强行灌输。过去,在工具理性下的教育模式,教育对象自然沦为为机器工业的批量工业品,不能生长为具有自我意识的创造性的灵性人才。因此,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过去的知识,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力量和自身价值“唤醒”,将作为人的本质的创造精神引发出来,使人得以成为自觉、自由活动的人。

因此,教育不能仅是传授知识和技能,更需将有关“德性”的价值观融入其中,才能“从内到外”地将教育对象的内在精神沿着“正确的方向”诱导出来,这才是育人的关键。当前,习近平主席关于教育的一系列论述均以“立德树人”为教育的首要任务。这与我国传统教育思想中“德者,才之帅也”相一致,人的精神品质是才能的统帅。有德的人才能被重用。教育是为了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我们认为,关注人的德性修养的教育才是高质量的教育。

三、教育本体论的目的及意义

马克思指出教育的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整全的人。

(一)教育本体论的目的

在当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下,知识的传承变得更为简便而廉价,而人的精神的培育和人格的完善却更为困难而昂贵。首先,教育指向人的精神世界的健全与丰富。教育的对象是能动的、个性的主体,因而,“以人”为中心的教育才是正确的方向。将人看成“目的”而非“工具”。作为教育“目的”的

人是帮助人的生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作为教育“工具”的人是将人看成实现他人(上层阶级或统治者)价值的器具,作为“工具”人本身就失去的自身价值与理想,只是统治者实现自身价值的一个手段或工具。将人指向“业绩”“结果”“效益”“分数”等观念都不是真正的教育,这些都不利于整全人的成长。人不但是物质的实体,精神性需求和自我意识的发展更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真正的教育应该关注人的精神发展。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正是中国儒家对精神世界极致追求的描述。然而,没有一个人能认识到自己内隐中的“仁性”或“德性”,因此需要教育来唤醒人所未能意识到的一切。儒家早已为我们树立了“君子”榜样,所谓“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意旨“君子”关心的是道德,“小人关心的是土地;“君子”关心的是法度,小人关心的是实惠。孔子更是为“君子”订立了明确的四个品格“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这里“恭”“敬”“惠”“义”都指向个人修养,要对君上恭敬谨慎、对事业敬畏、对人民施恩、使用百姓要合乎道义。

并且,孔子对弟子的教导“学以为己”和“为己之学”都直接指向了人的生成问题。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提倡学术下移,有教无类,只要“自行束脩以上”就可享受到孔子的教诲。还要根据人的性格和专长来完善人性,即“因材施教”,走向道德的完满。教育本身是培养人的工具,是“手段”。它的最高价值在于引领灵魂转向。反观两千年后的当代,在易被技术异化为物的智能时代,教育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成为人的教育。因而,使教育回归教育的本质,受教育者不但学会了谋生的技能和生存的必需知识,更需要精神的独立和发展,成为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人。

其次,教育是社会秩序的养成,以实现和谐社会为目标。《易经》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古人正是通过对天文的观察,来制定人之文(同“纹”,纹理之义),即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只有社会树立了公序良俗,社会秩序才能向天之“纹”一样有序。教育指向人类社会之纹,是社会秩序的孕育者和传承者。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天下”将小家与国家紧密联系起来,是中国特有的文化观念。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感受到的是“小家”的温暖,在日常的生产劳动和生活中,“小家”以追逐个人私利和经济利益为立足点。然而,“天下为公”思想代表了中国传统的“大道”思想,也是社会公序的象征。在《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中有“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这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人世间的最高理想。同样,

在《礼记·礼运》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通过“家国天下”思想将“小家”(小我)与“国家”(大我)相结合,化解了人本身的私德与公德之间的矛盾,为实现凝聚公共善的和谐社会提供了伦理基础。

如何才能实现理想的社会呢?《礼记》中明确为统治者指出“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一有序的社会模式正是我国古人所崇尚的和谐社会,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统治者先修养好自身的道德,然后再来“教化”百姓。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就已经认识到教育可以将人的心灵导向美好,从自私、偏激、狭隘当中解放出来,走向“各美其美”“和合与共”“美美不同”的精神境界,形成和谐的社会秩序,国家才能安定。中国儒家倡导以礼乐为教化方式。比如,“德不孤,必有邻”,即有道德的人不会孤单,一定会有志同道合的人做伴。再如,孔子对做“君子”的意义就是“修己以敬”到“修己以安人”再到“修己以安百姓”,意思是只有将个人的品格修养好后,可以起到受人尊重的效果,然后可以安抚身边的人,最后可以起到治国安邦的作用,以影响更多的人。可见,“君子”的品格具有外部性和公共性,良好秩序的国家需要更多的君子出现。

(二)教育本体论的意义

首先,教育成就一个整全的人。在儒家文化中,孔子就指出自己的教育内容“予以四教:文、行、忠、信。”即教育内容有历史文献、生活实践、待人忠诚、讲究信用四个方面,前两种是指知识、行为,后两种是指道德要“忠诚”和“诚信”。前两种是人的历史文化知识的积累和生活实践的感受;只有经历前两种,才能有后面的精神塑造和价值观养成。

当前,我国“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将“德”与“教育”紧密联系起来。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满足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教育责无旁贷。教育的内容包含智慧、自律、勇气、才艺、礼制等内容,正如孔子对弟子讲述“成人”的标准,“若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孔子生活在礼制崩溃的年代,降低了对当代“成人”的要求,只要能“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意思是如今的人只要见到利益能够想到是否合乎道义,遇到危难愿意献出生命,长时间处于困

顿之境,却依然不忘自己所立的志向,也算是完美的人了。当代,“成人”的标准,要求每一个人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合理需要的满足,还要考虑他人、群体、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需要和利益的满足与实现,即“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结合。即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能够成就个人幸福和推动人类共享幸福的整全的人。

其次,教育决定国家的未来、文明的发展。我国古代华夏文明的建立就基于“教育”的结果。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就提倡“礼制教化”,没有“礼制教育”就没有和谐的社会秩序。《大学》就明确指出:“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儒家的大学,重在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要求从政者亲近爱抚民众并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从而将德性修养视为唯一的教育目的,并且修身及明德与亲民是一个不断求索的过程,没有止境。

第三,教育具有创造性。教育的对象是能动的个性的主体,每个人接受教育信息量不同,领悟能力也不同,所生发出的精神力量也大为不同。人性的善与美、人际关系的和谐、丰盈的精神情操都是高于日常生活经验的,不是简单的说教、重复的练习就能达到的。靠的是心灵之间的唤醒、交流与互动,是一个心灵去“摇动”另一个心灵。优秀的教育就是重新创造一个人的过程,将受教育者潜藏起来的人性的善与美、个性特质充分调动起来的过程,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的过程。唯创造性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使人类社会能够集体性地走向更高层次的社会模式,这就是人思维创造的结果——人能创造自己的未来。

四、教育应遵循的规律

在市场经济时代,教育追随效率逻辑,忘记了教育的本体,更忽视了“德性”孕育需要一个过程。

(一)遵循人的生命的规律

教育是“成人之道”,需要受教育者本人的领悟与体验,需要“时间”和“实践”。人终其一生,都要受教育。教育的节奏只需与个体生命的节奏和谐,无须对标外在客观时间。个体的成长环境、遇到的问题、天生的禀赋、道德修养等都不一样,无法用统一的时间尺度来衡量不同人的“开窍”与“顿悟”时间。反对教育速度崇拜,尊重每一个个体的成长,成为当代教育价值评价转向的重要指标。习近平主席提到“要让每一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更是反对追求教育速度、实现教育公平、给予等待成人一个坚定信念。教育是生成再造的过程,来源于人过去生活经验的积聚和自身不断改造。我们生活在过去所形成的行为习惯和思想模式之中,常学常新是我们此在生成的路径。然而,人的生成却

是隐形的无意识的,我们依靠自己却时常不能理解自己的生活、找到自己的“天命”。因而,需要别人的启迪和促进,接受教育是必须的。

(二)遵循社会的公序良俗

人之生命伊始,都不是“原子式”的存在,而是处于各种关系中的人,是社会人。教育应当面向社会生活,帮助受教育者成为社会中的人。教育要以社会的公序良俗“化”人,将自然蒙昧的人“化”为融入各种社会关系的人。“教化”的顺序由基本的家庭伦理道德慢慢扩及周边的人际交往,再到国家和社会责任;或从身边的榜样来模仿,从亲身的社会实践来学习,再从文献典籍中的人物和事迹为榜样,将“仁爱”“慈悲”“友善”等从心灵中唤醒并培育,化为行动的力量,形成崇高伟大的人格品德。

即便当下教育的场地是固定的校园或虚拟的网络空间,也同样要传授社会生活的知识。教育的内容要保持对社会生活、世界领域的开放性,让受教育者感受到真实的自然环境状态、社会人际关系、经济组织运转模式、多样性的民风民俗等,使学生看到世界的多样性、理解社会的有序运行规律,学生的思想境界自然得以提升。所谓教育的创造性正是会伴随着思想境界的提升而生长的。教育要使受教育者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生活,成为优秀的公民。人际意识的获得有赖于学生在实际生活情境中的亲身观察与体验。自私是人的天性,利己行为是人自然属性的产物。教育正是培养学生的“利他心”和“公德心”“公共善”,在此基础上,启发学生的人际意识,学会关心爱护他人,与他人和睦相处,进而实现自身的精神成长并获得幸福感。好的教育一定是引导个人主动去遵守社会的公序良俗,在此基础上选择精神自由的道路,以实现自身最大化的社会价值。

五、依照人的应然性重拾德性教育

作为扭转工具理性教育误偏的一种方向调适,我们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获得德性修养教育的重要性,就需要按照“君子”的德性修养来培养人。在现代社会,使用“人的应然性”这一概念更加显示人品德性修养的无限发展性。

(一)何为人的应然性

全面(整全)的人是指智力、能力和德性都得以充分发展的人。人的应然性是指人应该成为的人格模式,遇到问题时应该呈现的态度和行为。显然,“人的应然性”更能从哲学意义上突出人精神发展的无上限空间,强调了时间的延续。在任意时点上,每个人都是实然的存在。那么人的应然性存在就是我们立足于现在,要探索的未来发展模式。正如康德所说:“人只有靠教育才能成人,人完全是教

育的结果。”它要使受教育者能够在已有的各种现实规定性奋起,去追求新的自我,使得一切文化、知识、道德规范、技术等等的继承,在他们身上得以发生生成性的变化,转化为新的创造产物,进而开辟出新的现实世界。天然的才能可以训练得效率更高而不会养成新的态度与性情,后者正需要教育。教育要调动人的潜能,特别是公德心(公共善)的培养。

(二)重拾德性教育

从教育本体论的角度出发理解当代教育改革的重心,重拾被中国古代先贤所重视的德性教育,将成为弥合教育古今之争、东西共识的枢纽。在2018年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人才培养一定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而育人是本。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是人才培养的辩证法。”

德性修养不是巧言辞令,而是行动。孔子指出“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孔子教育弟子看重贤德,轻视表面的姿态,侍奉父母要竭尽全力,服务君主要奉献自身,与朋友交要诚信。这样的人虽说没有受过教育,我也一定说他学习过了。可见,古代儒家看重教育的效果,行重于言。如何做才算是重视学习呢?孔子讲“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是讲君子吃饭不贪求吃饱、住宿不贪求安逸,做事要勤勉、说话要谨慎,追求正道而端正自己的行为,这样就是好学的行为。古代的儒家教育在物质贫瘠时已经注重要节制自己的物质欲望,

追求精神的富足了。当然,我们更要在物质丰盈的时代,汲取古人的教诲,节制物欲,将精力放置于精神追求和德性修养上。做到“贫而乐”“富而好礼”“君子不器”,那么人的精神世界是宁静富足的。其中,“君子不器”是指君子不是器物,指代君子的价值并非器物所能比拟,是懂得权变,能屈能伸,具有创造性的圣贤。

结语

针对当前的教育误偏,我们需要从中国传统儒家教育思想中重拾德性修养的教育观,反思教育的本质,以便当代青年在掌握高技能科学知识的同时,培养自身崇高的德性修养,学会关心与爱护他人,能够理解公共善与公德心对文明社会运行的重要性;为解决时代难题,探寻道德方向的出路;也为我国“立德树人”这一新的教育方向提供历史文化支撑。

参考文献:

- [1]陈晓珊,戚万学.“技术”何以重塑教育[J].教育学,2022(2):77-90.
- [2]礼记[M].胡平生,张萌,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
- [3]李西顺.教师专业道德建构——以王阳明“致良知”学说为分析工具[J].教育研究,2022(1):72-80.
- [4]金生鈇.高质量的教育如何成为好教育[J].教育研究,2022(4):28-38.
- [5]项继发.追寻古典精神:教育理想的现时障碍与德性复归[J].教育学,2022(4):37-47.
- [6]岳欣云,董宏建.素养本位的教育:为何及何为[J].教育研究,2022(3):35-46.
- [7]张燕婴.论语精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

To Explore the Ontology of Education from Traditional Confucian Culture

ZHANG Lan

(Xiamen University Tan Kah Kee College, Zhangzhou Fujian 363105, China)

Abstract: Both the lack of moral cultivation and the isolation of atomic individuals under the goal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 cultivation make people lack the necessary social and altruistic heart. Especially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eople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efficiency and achievement, and it seems that cultivat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with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seeking skills to make a living have become the ultimate demand for education. In view of this deviation of education,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we need to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more importantly, we need to regain the moral cultiv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nfucian culture and return to the essence of inquiry educ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ducation should not only pursue speed, but also realiz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and follow the law of education itself.

Key words: education; moral cultivation; Confucian culture; altruistic heart